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 對「佛教漢語」和「佛教漢語研究」 的新思考



朱慶之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各位，我們這個國際性學術會議自2002年在中正大學創會以來，快20年了，至今開了14次，已經成為從語言學或語文學的不同角度、或者二者的混合角度研究漢文佛教典籍語言的學者們交流近期研究成果的專門的、重要的學術平台。

在我的認知中，這種性質的學術會議，理想的狀態應該具有以下特點——「**繼往開來**」。如果這個詞太大，就用「**承上啟下**」吧。具體而論，就是每次會議的內容，既能夠延續和發揚好的傳統，又能夠為今後的研究提出點兒思路或者建議。

因是之故，請允許我趁主辦方之便，利用致閉幕辭的機會，先就後一個方面作一發言，與各位分享一下近兩年對「佛教漢語」和「佛教漢語研究」的一點思考。還不成熟，再加上時間的限制無法展開，僅供參考，請大家指教。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與以往會議有點不同的是，我們為這次會議設立了一個**主題**，即「**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古代漢文佛典是**印度佛教在中國乃至東亞傳播**最為重要的歷史記錄，而**語言變化**則是歷史語言學的核心。

這個主題不但凝聚了我們對本次會議主要議題的期望，也體現了我們對佛教漢語這個研究領域現在和未來一個時期研究方向和重點的期望。

將**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結合起來，也就是將漢文佛典的語言學研究與漢語的歷史變化研究結合起來。這樣的想法並非一時之興，而是過去三十多年的探索的結果。

它首先得益於這三十年理論語言學的有力「加持」，得益於我們接受理論指導的自覺意識的不斷提高。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對於語言的歷史研究而言，最基本的理論工具應當就是歷史語言學。

歷史語言學告訴我們從語言學的角度進行研究，重點和核心應該是什麼。簡而言之，重點和核心就是**語言變化**。具體而論，包括變化的**起因**，變化的**過程**和變化的**規律**等。

**變化的起因**，有內因和外因。

指導內因研究的理論工具，目前比較熱門的如**語法化理論**；

而指導外因研究的理論工具，目前看來，最為基礎和重要的，非**語言接觸理論**莫屬。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語言接觸**」作為社會語言學理論構建過程中的一個次話題，1950年代就已經出現。其後的30多年，其重要性得到越來越多的認識，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立的理論框架。在更多的具體語言的研究實踐中得到更普遍的運用的同時，其自身也在不斷的驗證（包括證實和證偽）中得到豐富和發展。時至今日，成為**解釋語言變化外部原因**最重要的理論工具。

我們相信，對於以漢語歷史研究為出發點的**佛教漢語研究**而言，**歷史語言學與接觸語言學**的指導是不可或缺的。它們提供的觀察視角，令我們對老祖宗留給下的古代漢文佛典的**語言學研究價值**有了全新的認識，並能夠開拓出一個具有無限學術研究潛力的大課題——

這就是印度佛教在漢地的廣泛而深入的傳播（胡適和許理和都稱為「征服」）對漢語發展演變的影響。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佛教漢語研究中引入語言接觸理論並非晚近的事。早在20年前，已經有了這方面的研究。但是，總體上看，還處在**探索階段**，沒有找到理想的、可操作的**對接口**。

部分的原因是，社會語言學/接觸語言學的理論**建基於**對活的口頭言語活動的觀察；而經典的語言變異描寫和解釋，都是**當代的、共時的**。因此，在現有的語言接觸理論和實踐中，缺乏對像古代印度佛教影響漢語這種類型的接觸的研究經驗，更不用說有成功研究的樣板或者模型。

同時，我們對接觸語言學的認識、對古代漢文佛教文獻的歷史語言學價值的認識、對佛教漢語的認識也都處在逐漸加深的過程中。有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有待解決。例如以漢譯佛經為基礎的古代印中語言接觸的**性質**，是**自然接觸**還是**非自然接觸**？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前面說過，語言接觸理論在具體的語言研究實踐中得到廣泛的使用，其中就包括漢語。在這方面，早期的、具有示範意義和創新成果的研究，當屬陳保亞教授在1996年出版的《**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

這是一個關於雲南德宏地區漢語和傣語兩種語言接觸的研究。作者近距離地觀察和描寫了這個接觸的全過程，其中包括母語（源頭語）對目的語「干擾」的各個環節。

在這個研究中，作者將語言接觸分為「**自然接觸**」和「**非自然接觸**」兩大類。他說：

語言的接觸可以分為**自然接觸**和**非自然接觸**。**自然接觸**是指在同一空間不同語言的相互接觸，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普遍分布著漢語，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在相同地區進行的接觸屬於語言的**自然接觸**。隋唐時代日語和中國北方漢語的接觸，六朝時日語和中國南方漢語的接觸屬於**非自然接觸**，這種接觸不是在同一空間展開的，而是在不同空間通過文字傳播或**文獻翻譯**展開的。（頁8）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不知是否受此影響，中國學術界普遍認為，古代源於佛經翻譯的**印中語言接觸**是一種「**非自然接觸**」。

由於對所謂「自然接觸」的研究是語言接觸理論的基礎，也是中外語言接觸研究的主流，在客觀上，給人造成了一種印象，似乎「自然接觸」是**典型**的接觸，而「非自然接觸」是**非典型**的接觸。研究這種接觸的學術意義似乎也大打折扣，因此乏人問津。

我們暫時無意挑戰這種分類。但印度佛教在傳播過程中發生的語言接觸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接觸？值得研究。

這裡就以陳保亞所作的漢語與傣語之間的接觸研究為例，看看一個典型的「自然接觸」是什麼樣子。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雲南的德宏是漢、傣雜居地區。漢語與傣語有頻繁的接觸，產生的影響是雙向的，既有傣語對當地漢語的影響，又有漢語對當地傣語的影響。其結果，就有了作為傣語一種地區方言的**德宏傣語**和作為漢語一種地區方言的**德宏漢語（漢語德宏方言）**。我們就以後者的產生過程為例作一簡要描述。

當一個（其實是許多）以傣語為母語的德宏傣族人要與當地的漢人交流（如做生意時，或者是為了溝通方便，或者是為了表示誠意，他（們）需要學說漢語。他（們）是如何學會的，有多種可能。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他（們）說的漢語當中必然會有母語的干擾。陳保亞稱其為「**傣漢語**」，我們下面稱為「**傣式漢語A**」。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當這些傣族人用「**傣式漢語A**」與當地漢族人交流的時候，漢族人勢必要努力使自己適應這種特殊的漢語，甚至模仿它，於是就形成了「**傣式漢語B**」。

久而久之，兩種帶有傣語影響的「**傣式漢語**」發生融合，成為傣漢兩族的漢語共同語。在其基礎上，進一步形成**漢語德宏方言**。它就是漢、傣兩種語言在自然接觸中在漢語裡的產生的結果。

如果講漢語德宏方言的人又與講其他漢語方言的人進行頻繁的交流，其中的特殊成分也有可能進入該方言。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我們再來看古代印度佛教在漢地傳播時的情形。

佛教在中國（漢地）的傳播從東漢開始，一直到現代。其間大概可以分為若干個階段：**初傳期**（東漢三國）、**消化期**（兩晉），**創新期**（南北朝），**高峰期**（唐宋）和**平穩期**（明清及之後）。每個時期既有相同處，又有不同處。僅以**初傳期**為例。

最初從西亞、後來從印度來華傳教的佛教僧侶，他們的母語是「**印度語**」。為了傳教的需要，他們來華時，要先學漢語。他們學說的漢語，當然也受到母語的干擾，混有許多母語的成分。我們稱為「**印式漢語A**」。

這些高僧用「**印式漢語A**」進行傳教活動。其中的主要環節有：**翻譯經典**、**宣講教義**及**與信眾討論和交流**。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在**漢譯**的過程中，大量原典成分**進入**譯文。其中不但有代表佛教和一般印度文化概念的詞彙，亦有源頭語的語法，使「**印式漢語A**」中的「**印度**」元素極大化。

漢地信眾的母語是漢語。他們为了更好地與高僧進行交流，必然要學會聽懂高僧講的**特別漢語**，甚至要用這種漢語與高僧交流。因為信眾不會講高僧的母語，高僧們多半也不太能完全聽懂信眾們講的地道漢語。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社團語言「**印式漢語B**」。

兩種「**印式漢語**」經過融合，就成為外來僧侶與本地信眾交流的共同語「**佛教社團漢語**」。它們都是漢語的特殊變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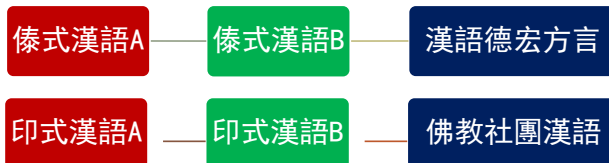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最初西域傳教僧侶講的「**印式漢語A**」就相當於德宏傣族人學說漢語時形成的「**傣式漢語A**」；而後來形成的「**佛教社團漢語**」，就相當於「**漢語德宏方言**」。



由傳教僧侶和信眾組成的、以「印式漢語A」和「印式漢語B」進行交流的佛教社團，就是**社會語言學**中所謂的「**言語群落**」（speech community）——使用共同的特定語言的一群人。例如**禪宗語錄**記錄的整天講「禪語」的那群人。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一方面，在中國佛教史上，從共時和歷時兩個維度看，這樣的「**言語群落**」曾經有過無數個。它們每時每刻都上演著印漢語言接觸的活劇，慢慢形成自己帶有特定時空特徵的「**佛教社團漢語**」；

另一方面，在佛教逐漸「征服中國」的過程中，這些漢語的特殊變體，不論在哪個階段，都很有可能被**神聖化**，成為全社會學習模仿的對象，進而影響到世俗的漢語。



這樣看來，佛教傳播過程中發生的漢印語言接觸，不就是一種「**自然接觸**」嗎？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毫無疑問，**接觸語言學**給了**佛教漢語研究**一個更寬廣的視角，讓我們看到一個以語言變化為核心和最終目的、以對不同階段語言接觸的過程和結果——諸如「印式漢語A」「印式漢語B」「佛教社團漢語」和「世俗漢語」的描寫與解釋為具體任務的**佛教漢語研究**。

例如「**印式漢語A**」，需要研究的是，這種語言的內容和形成過程，它在印中語言接觸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

我們應當**反思**的是，**為什麼**學術界將在佛教傳播過程中發生的古代中印語言接觸看成是一種**非自然的語言接觸**？

這很可能是因為我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將中印語言接觸的研究**限定**在漢譯佛經上。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漢譯佛經的研究的確非常重要，它是漢語裡的印度語言影響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來源。將漢譯佛經的語言作為一個時期佛教漢語研究的重點，有其「歷史的」必要性與必然性。

但是，從**接觸語言學**的視角看，佛經翻譯只是中印語言接觸全過程的**一部分**。其位置僅在**接觸鏈條**中的最前端——「**印式漢語A**」中。翻譯佛經所記錄的，是印度語言進入漢語的初始階段中的最主要渠道的內容、方式和過程。

那些由此披上漢語外衣的印度語言成分最終是如何進入漢語、影響漢語、導致漢語的各種變化的，大都發生在餘下及之後的環節當中。

因此，將漢譯佛經作為佛教漢語研究主要對象，或許不夠妥當。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由此看來，我們是不是應該對「**佛教漢語**」和「**佛教漢語研究**」這兩個術語作一新的、與時俱進的解釋呢？

「**佛教漢語**」是伴隨著佛教的傳入，從中古到近代時期，在印度佛教經典的翻譯及宣講、漢傳佛教的建立及傳播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主要在佛教社會各個言語群落（speech community）中使用的語言的總稱。佛教漢語有非常豐富的時空變體。

**佛教漢語的各種時空變體**保留在今天可見的各類古代佛教文獻中，諸如漢譯佛經、中土佛教撰述、佛教文學作品等等。其中漢譯佛經的語言是佛教漢語的基礎。

**語言接觸**是導致佛教漢語產生和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佛教漢語（的各種變體）既是舊的語言接觸的產物，又是新的語言接觸的工具，更是我們今天研究中古、近代因語言接觸導致漢語變化的最珍貴的資料。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佛教漢語研究**」是一個以**歷史語言學**和**接觸語言學**為主要理論指導、以**佛教漢語**的形成和發展及其對漢語歷史發展演變產生的影響為主要研究目的的跨學科、跨語言的研究領域。

「**佛教漢語研究**」關注的除了這種語言各種變體的詞彙和語法面貌、除了「兩個混合」的特點，還在於這種語言各種變體的形成過程和原因，更在於在其形成和傳播過程中與一般漢語的接觸，以及這種接觸對漢語在中古乃至近代發展演變的作用。

以上是些不成熟的想法，由於時間關係不能展開，敬請批評指正。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各位，第14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經過大約25個小時、總共61人次的報告和研討，終於到了最後的環節。我要代表會議的兩個聯合主辦方，**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與中國語言及中文教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向為此次會議舉辦作出貢獻的所有朋友逐一表達我們發自內心的感謝。

首先，要特別感謝的——恐怕不僅是主辦方要感謝的，還應該是參加大會的每一個人要感謝的，是兩位當代杰出的學術前輩，我們尊敬的**王士元教授**和**梅維恆教授**，他們接受大會的邀請，就「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作了精彩的主題演講，這是大會至高無上的榮耀。其次，感謝所有**61位報告人**，你們分享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顯示了我們這個平台的勃勃生機。再次，感謝會議**學術委員會**和**青年學者獎評選委員會**的所有成員，你們的貢獻，為會議能夠以較高的學術水準、按照公平透明的原則舉辦提供了保證。我也借此向獲得**青年論文獎**的三位朋友表示熱烈祝賀。世界是你們的！

下面，我還要以個人名義，向我們的團隊表示感謝。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首先感謝我們的合作伙伴，由**陳劍鏗教授**掛帥的**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劍鏗教授**是研究佛教和佛教文獻的專家，為中心的第三任掌門人，是一位舉重若輕、從容自如的領導。2019年夏，為了在退休之前為我們的平台作一點貢獻，為學術同好盡一次地主之誼，我向學系提出了辦會的想法。由於擔心教育大學主辦這樣規模的國際會議力有不逮，遂想到與香港的其他學校合辦，首先就想到**劍鏗教授**。於是寫信徵詢他的意見。令人感動的是，**劍鏗教授**立即同意，並親自來教大參加第一次籌備會議，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作出慷慨允諾。兩年多來，儘管疫情一次又一次打亂我們的計劃，但在中大團隊的密切配合和支持下，會議的籌備工作一直有條不紊。最終，當不得不採用網絡會議形式後，中大方面承擔了網絡會議的技術保障和電子文宣工作。我為正確地選擇了中大團隊作為合作伙伴感到慶幸。再次感謝！

其次要感謝**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和**中國語言與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的支持。沒有這個支持，也就沒有後來的故事。

接下來的感謝，要給我們的**工作團隊**。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兩年多前成立的籌備團隊，包括中大的劉寶燕女士，協助劍鎧教授負責中大分工事項的具體落實，會議的官網就是她的傑作；進入最後衝刺的倒數100天，中大又有一員猛將加入，這就是陳肯女士。她負責電子文宣、會場服務人員調度等，表現出了嫺熟和超強的專業能力；此外，林玉鳳女士也以義工的名義參加了會議服務。教大方面有周立老師，他是中文系主管知識轉移工作的副主任，代表學系全程參加了會議的籌備，出謀劃策；還有我的博士研究生吳澤瑤，2019年9月剛進校不久，就陪我去桂林「申辦」會議，大家看到的英文的資料，大都出自或編自澤瑤之手。教大行政助理馮啟俊先生、梁曉雯小姐和10位學生助理在最後階段也加入團隊，或負責場刊的編輯，或擔任會場的司儀。

說到這裡，大家一定以為我有重大的遺漏。當然不會。留在最後，單獨來說，是想突出此人在團隊中無人可以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這個人就是李博寒博士。她是這兩年來我最重要和最信任的幫手。於公，博寒是中大教師，應屬中大團隊；於私，她是我在教大的學生，從一開始，我就「命」她幫忙，她也因此成為教大團隊的絕對主力。身兼雙重角色的博寒，一個人做了兩個、甚至三個人的工作，任勞任怨。如果說直到開會前，我們團隊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幕後英雄的話，博寒既是幕後英雄，更是幕前英雄——因為兩年多來幾乎所有的外聯工作，都是由博寒一人承擔的。真是抱歉！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 組委會/籌委會

朱慶之（聯席主席）// 陳劍鎧（聯席主席）

周立、吳澤瑤、馮啟俊 // 劉寶燕、陳肯、李博寒

### 學術委員會

朱慶之（聯席主席）、陳劍鎧（聯席主席）

儲泰松、賈智、李博寒、梁曉虹、邱冰、譚代龍、王繼紅、徐時儀、真大成、朱冠明、曾昭聰

### 青年學者論文獎評獎委員會

梁曉虹（主席）、儲泰松、梁銀峰、朱冠明

### 會議服務團隊

林玉鳳、梁曉雯、黃嘉欣、江姍霖、鄺卓欣、李嘉儀、劉宇航、孫禕、王悅澄、殷瑋文、張顯智洋、朱淑文

14<sup>th</sup> 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Language Change

還有需要感謝的，不是代表我個人，而是代表大家，感謝浙江大學作為下一次會議的東道主。此外，截止目前，四川外國語大學（譚代龍）和新竹清華大學（陳淑芬）都表示可以在未來承辦這個會。這也是我們的學術事業興旺發達的重要標誌。

作為主辦方，我們自己不敢說這次會議是不是取得了「成功」；成功與否，留給大家去評價。

但有遺憾。因疫情的緣故推遲兩次，最終不得不放棄「初心」——即邀請大家到香港面對面交流學術，同時享受維港的美景和避風塘及蘭桂坊的美食。不過，更大的遺憾，一是有不少老會友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與會；二是原先設想的一些內容沒有找到合適的報告人——尤其是關於佛教傳播對韓朝語和越南語的影響。

最後，請允許我再一次代表會議的兩個主辦方——香港教育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謝謝大家的支持！後續的編輯會議論文，還請大家支持。

祝第15屆會議籌備順利，祝我們的共同事業興旺發達。明年見。